

# 《步辇图》上的两颗元国书鉴藏印译释

——兼谈古代书画题跋中八思巴字印

照那斯图

唐人阎立本名画《步辇图》跋文钤有两颗元国书官印，似尚未有人考释。台湾学者傅申在其著《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》中设有“附录一”，专门讨论和汇刊见于古代书画的一批八思巴字印文资料，其中包括《步辇图》上的两方官印，为世人了解和解读这些印文提供了一个机会<sup>①</sup>。笔者于一个偶然的时机看到这本书，由于八思巴字是我的专业，特别有兴趣地拜读了有关部分，受益匪浅。只是由于该书图版印文并不清晰，不能直接利用，当时没有着手研究。

《步辇图》原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在该院和有关部门的关照下，笔者有幸得到《步辇图》跋文两方元国书印文的照片，于是对印文作了辨认，并查阅有关文献资料，写成此文，为书画收藏史的研究提供一点新的信息，错误之处请方家赐予指正。

两方大印的文字，正如傅申先生指出的，均是八思巴字。

八思巴字主要有两种字体：一种是楷体，一种是篆体。篆体是在楷体字母基础上形成的，它与相应楷体字母之间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，它的笔画转折可以是多层次的，其笔画远比楷体复杂，但始终不离楷体字母的整体结构形式<sup>②</sup>。此处的两方印文都属篆体。这种篆体字主要用于元王朝中央和地方各种官署的印章。元八思巴字官印实物留传较多，现已发现近二百方<sup>③</sup>。

八思巴字是元王朝用来“译写一切文字”的，它可以译写蒙古语，还可以译写汉语等其它语言。这两方官印和其它元官印一样，译写的也是汉语，即八思巴字表示的是相应汉字的译音。其中一个的全部字迹比较清楚，不难辨认；另一个的字迹则多有模糊，个别笔画完全不见，笔者费了一番功夫才读了出来。为了使读者了解两方印文笔画全貌，根据可见笔画的痕迹和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的书写规则，笔者特意做了全文的复原，读者可与原文照片相比照(图一、图二)。

## 至治三年观赏印

此印的题跋是“至治三年(1323年)夏六月三日集贤僚佐同观于登瀛堂西”。显然，这是集贤院一些官员集体观赏《步辇图》后盖上了这颗印。此印由三行字组

成，八思巴字音译的汉字是“集贤／院经／历司印”七个字。与印文篆体对应的由楷体字母组合的单字和与其对应的汉字可参阅《蒙古字韵校本》<sup>④</sup>。

“集贤院”是元王朝的一个中央机构，于至元二十二年(1285年)自翰林国史院分出单立，品级初为从二品，大德十一年(1307年)升从一品。主掌提调学校、征求隐逸、召集贤良，还管玄门道教、阴阳祭祀、占卜祭遁诸事。内部设有国子监、国子学、兴文署，但《元史》记载中没有“经历司”。这一印章表明，在至治三年六月以前集贤院内已设这一司。“经历”这一官职掌文书。据记载，大德十一年有二员，皇庆二年(1313年)省汉人经历一员，后来定编中有经历一员，从五品<sup>⑤</sup>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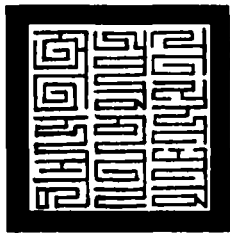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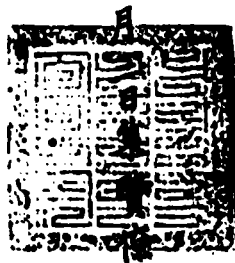
集贤院经历司当从五品。按照元朝官印制造制度，其印质料为铜，印面正方，每边各长二寸<sup>⑥</sup>。

### 天历己巳审定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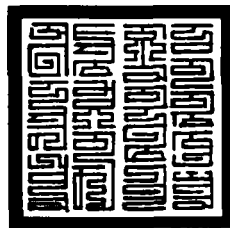
此印盖在下面题跋上：“天历己巳(1329年)孟秋丁丑登瀛委吏曾巽申审定谨识”。这是集贤院的官员曾巽申的手笔。印文共四行，系14个汉字的译音，即“集贤院／照磨兼／管勾承／发架阁库印”。与印文篆体对当的由楷体字母组合的单字和与其对应的汉字，可参阅《蒙古字韵校本》<sup>⑦</sup>。

在《元史》“集贤院”记载中不见“照磨”这一职。《中国历代官职大辞典》“照磨”条称，此官元朝始置，为首领官。中书省、行中书省、六部均置。正八品，掌各衙门钱谷出纳、营缮料理等事。设于路总管府衙者，兼理案牍、刑狱。多由吏员升任<sup>⑧</sup>。

至于“兼管勾承发架阁库”则见于《元史》“集贤院”，有一员，正八品。看来，署款中冠以“登瀛委吏”头衔的曾巽申当时任集贤院照磨并兼管勾承发架阁库一职。



图一 集贤院经历司印印文及印文复原






图二 集贤院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库印印文及印文复原

曾巽申是一位具有多种专长的人。他在十年前就担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那时曾向皇上呈献过自己的画和书，被载入斡赤丞相的奏折中。这一资料收录于元人王士点、商企翁所撰《秘书监志》里，转录如下：“延祐六年(1319年)九月初一日，也孙帖木儿怯薛二日文德殿后鹿顶殿内有时分，斡赤丞相、郑司农等对速古儿赤也孙帖木儿院使、峻南院使、相哥司里司农、帖木歹院使、续院使等官有来。斡赤丞相奏：‘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曾巽申小名的秀才将自做(钞本作“仿”)到《大驾卤簿图》二轴、书十册，上位根底呈献过。’奉圣旨：‘教续院使将去，与秘书监谭秘卿将往秘书监里好生收拾者，后头用著去有’么道圣旨了也。钦此。”<sup>⑨</sup>

由此可见，曾巽申不仅会编书，还能作画，至少是一位业余画家。看来，他也很自信自己对书画方面的鉴赏能力，敢于为《步辇图》题款并写下“审定”二字。

此印质料也当是铜，因机构属正八品，印边宽度各为一寸七分五厘。

在傅申先生书中还论及一方有待考释的元国书官印，这方印见于唐徐浩书《朱巨川告身卷》。但书中的图版印文字迹左半部不清晰，无法加以辨认（右半部可识，为两个汉字的译音，后一个无疑是“印”，前一个有赖参考上文才得以确定相应汉字），可惜笔者找不到左半字迹可辨资料。

傅申先生所说其它几方待识印，即其中晋王羲之《奉桔帖》和唐吴彩鸾书《唐韵册》上的那颗八思巴字印，笔者写有一篇小作，考为“阿里”印，题曰《元代法书鉴赏家回回人阿里的元国书印》，见《文物》1998 年第 9 期。李公麟《免胄图》卷后隔水下方的八思巴字小印文字<sup>⑨</sup>，笔者辨认为。这颗印左边的第一个字有问题，倒数第三和第四横笔左边不可相连，据此笔者认为它是之误。后者相应楷体是，对应汉字只有一个字“崇”<sup>⑩</sup>，在此它当为姓氏字<sup>⑪</sup>。第二个字的对音汉字有 21 个，即“（平声）贞、桢、祯、征、靖、钲、正、徽、蒸、丞、丞、豚，（上声）整、整、证、拯、霁，（去声）政、正、证、證”<sup>⑫</sup>。究竟为其中的哪一个字，一时无从考证，笔者暂拟为“正”，从而把此小印二字译作“崇正”。对于这一印文相应汉字的最后确定，只有靠文献记载，靠研究元代书画收藏史的专家，笔者在此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线索而已。

至于傅氏所指其它几方印，包括唐玄宗书《鹤鹑松卷》、黄庭坚书《苦笋赋》、黄庭坚书《李白忆旧游诗卷》的“奇篆印”，其印文均不是八思巴字，特此说明。

之十八，单行本；曾先后连载于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十三卷第一期至第四期（1978 年秋、冬季和 1979 年春、夏季）。

- ② 参阅拙文：《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80 年第 4 期；又《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文献 1 研究文集》，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发行，1990 年。
- ③ 笔者于 1977 年集中译释了近百方八思巴字篆书官印，题为《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》，刊于《文物资料丛刊》第 1 辑（文物出版社，1977 年）。此后全国很多地方陆续发现了不少八思巴字元国书官印，加上拙文漏收的，合计恐怕不少于二百方。
- ④ 由照那斯图、杨耐思编著，民族出版社，1987 年。“集贤院经历司印”七字相应八思巴字楷体形式见该书下列页码：集，52 页第 2 个字头；贤，103 页第 7 个字头；院，102 页第 8 个字头；经，39 页第 6 个字头；历，55 页第 1 个字头；司，56 页第 7 个字头；印，84 页第 7 个字头。
- ⑤ 以上见《元史·百官三·集贤院》。
- ⑥ 详见《元典章》卷二十九《礼部·印章》。
- ⑦ 集，52 页第 2 个字头；贤，103 页第 7 个字头；院，102 页第 8 个字头；照，109 页第 1 个字头；磨，132 页第 7 个字头；兼，125 页第 8 个字头；管，94 页第 1 个字头；勾，118 页第 5 个字头；承，35 页第 4 个字头；发，143 页第 4 个字头；架，137 页第 3 个字头；阁，104 页第 1 个字头；库，64 页第 2 个字头；印，84 页第 7 个字头。
- ⑧ 吕宗力主编：《中国历代官职大辞典》第 819 页，北京出版社出版，1994 年 1 月。
- ⑨ 高荣盛点校《元代史料丛刊·秘书监志》第 97 页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2 年 6 月。
- ⑩ 《故宫学术季刊》图版印文比单行本清楚。
- ⑪ 见《蒙古字韵校本》第 28 页第 5 行。
- ⑫ 这里笔者利用的是陈明远、汪宗虎的《中国姓氏大全》，见该书第 39 页，北京出版社，1987 年 7 月版。
- ⑬ 见《蒙古字韵校本》第 33 页第 5-6 行。

（责任编辑：张露）

① 傅申：《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》，台湾故宫博物院，1981 年 1 月初版。此书为故宫丛刊甲种